

海上谈艺录

陆春龄:魔笛天籁驻人心(3)

◆ 王晓君



陆春龄近照

第二天,西德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位音乐家的评论,“一支小小的竹笛,用乐队伴奏,发出魔术般的声音,忽而优雅,忽而轻快,忽而庄严,忽而爆发,忽而流畅,有时它又构成声音的图画,宛如一阵诗意的风,吹进剧场大厅,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灵……”经他宣扬,“魔笛”便飞扬全世界,“魔笛”也就成了陆春龄的美称。

正因为陆春龄出访的国家很多,他的收获也就有很多,就拿笛子来说,他收集到全国各地较有特色的笛子就有100多支。其中有一支日本艺人送给陆春龄的“尺八”,此笛形似一根烧火棍,但吹奏出的声音,却是异常的优美动听。陆春龄伤感地说:“尺八最早发源于唐朝,而今在我国寥寥无几,日本艺术家却煞费苦心地去保管下它,制造、运用它,我们的子孙不懂得珍惜,许多好东西,如今还往外流失。说句心里话,我拿着此笛,觉得沉甸甸的,心里总是有那么一股说不出的苦滋味儿。”

陆春龄抚摸着这一支支、一盒盒的笛子,深情地说:“外国的笛子,与中国的笛子是略有区别的,中国的竹笛有膜,外国的民间笛子无膜。但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是来自于民间,都蕴藏着一定的音乐内涵。为此,我每到一处,便会收集,目的在于研究它们各自的长处,从中提炼、获取音乐的滋润,以丰富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陆春龄在回忆这段出访的历史时说:“在国外,我们常常接受那些普通人民的赠礼,即使只是一张邮票,一根甘蔗,或者是一枚别针,都

代表着当地人民说不尽的心意。由于他们诚挚的邀请,我常常半夜起来,为他们吹奏各种曲子,尤其是当我吹奏他们国家的曲子时,他们显得更为高兴和愉快。我曾经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特别是那些吹笛子的同行,更是用羡慕的眼光来看我,向我诉说心里话:‘从一个吹笛子的人身上可以看到新中国。’这句话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和责任感,觉得自己必须要配得上新中国笛子演奏家这个光荣的称号。”

与领袖的笛子情结

陆春龄没有忘记八次见到毛主席,为首长们吹奏《鹧鸪飞》的情景,他打开了笛箱,拿出了喜爱的笛子,回忆道:“这是我在1954年春,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演奏《鹧鸪飞》的笛子。”那年,陆春龄访问印度、缅甸归来,在怀仁堂吹《鹧鸪飞》,并用印度曲吹奏了印度民间乐曲《渔夫曲》。1955年夏天,陆春龄出访印度尼西亚回国,又汇报了这首乐曲。冬天,在招待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德约的宴会中,陆春龄与毛主席一起干杯。陆春龄说:“1955年是我幸福的一年,因为我一年之中,三次见到了毛主席。”

1956年,陆春龄访问苏联等六国归来,在政协礼堂第四次见到了毛主席。1962年,毛主席来上海视察工作。在上海锦江友谊俱乐部,毛主席又一次听完了陆春龄演奏的《鹧鸪飞》。这次,陆春龄不像以前那样紧张了,他以醇厚和细腻、快和慢、强和弱等艺术对比,将鹧鸪鸟忽高忽低、时

远时近、若隐若现、尽情自由地展翅于蓝天、向往幸福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奏一结束,毛主席走到陆春龄跟前,边抚摸着竹笛,边握住陆春龄的手说:“谢谢,谢谢。吹得好,吹得好。要用笛子,好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陆春龄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不放,千言万语并成一句:“感谢党的培养,我一定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此时的陆春龄,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

领袖的关怀,使陆春龄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之中;领袖的教导,使陆春龄牢记一个信念:扎根于民,服务于民;领袖的接见,平添了陆春龄无穷无尽的力量。陆春龄决心,在崎岖的艺术道路上,不畏艰险,努力攀登,去争取艺术的光辉顶点。

陆春龄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64年1月11日,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全国文艺工作调演大会在这里举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到了。全国一流的演艺人员,几乎也全数到场。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在舞台上接见了演员,陆春龄被安排在毛主席左边。陆春龄禁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毛主席连握了三次手。毛主席还亲切地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陆春龄激动地回答:“我是上海人。”那天晚上,陆春龄按捺不住当时激动的心情,回到下榻处,用他常按笛孔的手,在当晚的节目单上,写下了一首诗:“我的一生党培养,抚今追昔奋发强。毛主席教导铭记心,建设祖国万年长。”

“四帮”粉碎后的一个“五一”劳动节,陆春龄被邀至北京演奏。节

目单上规定只演一首曲子。当时邓小平陪着外宾,坐在观众席上。当陆春龄吹奏的《练兵场上》结束后,主持人对陆春龄说:“再加演一曲《友谊赞歌》,且要用法国的三孔笛吹奏。”事后,陆春龄才知道《友谊赞歌》是小平同志特意点的。小平同志还让人转告陆春龄说:“我们的民族音乐,不仅要让中国人欣赏,更要让海内外的朋友了解。中国的民族文化艺术,要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世界各国健康的民族艺术,也要学习交流。”

陆春龄说:“这天,小平同志未能接见我们,但我仍十分欣慰。我会遵循他的嘱托,将民族音乐带出国门,让全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赞歌,响彻全球。”

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对中华民族文化也是关怀备至。他要求文艺工作者弘扬中华国风雅颂之民族精华,高歌爱国主义旋律,更好地面向大众,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86年10月15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上海。女王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的陪同下,来到上海豫园湖心亭参观。江泽民用风趣的语言,向女王介绍陆春龄:“他是我国著名的笛子表演艺术家,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教授。他曾出访过许多国家,是国宝,也是文化使者。”

在江泽民的介绍下,陆春龄为女王吹奏了一曲《喜报》,并用英国笛子吹奏了英格兰民歌《乡村花园》。女王十分赞赏,连连与他握手。在一旁的江泽民也十分高兴地抚弄着笛子。

唐云传

郑重



敬酒,唐云也许会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对待李秋君,唐云是不愿意怠慢的,同时也不敢怠慢。李秋君是浙江宁波“小港李家”的后代。小港是镇海县的一个小镇。小港李家庞大财富及事业的创造者李也亭,是李秋君的曾祖父。

李也亭二十五岁,由小港到上海学生意,投入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做学徒;后转业沙船帮,才发起迹来。到李家第三代成长后,终于摆脱了沙船之业,专向钱庄及地产方面发展。李家第三代七人,均为李也亭的独养儿子李梅堂所出。梅堂的第四子名薇庄,亦有子七人,用“祖”字排行,老大祖韩、老二祖夔、老三是个女儿,就是李秋君,名祖云,别署鸥湘馆主。对李秋君为什么将自己的画阁以“鸥湘馆”名之,唐云是百思不得其解。恽南田的书斋名“瓠香馆”,唐云是很熟悉的,但李秋君也绝无知之理,易香为湘,是她自觉艺术已高于恽冰,直追南田呢,还是为了纪念张大干也曾有过像恽南田那样在灵隐寺当过和尚的一段经历?唐云感到这是个无可究诘之迷。“感谢三小姐的盛情,这杯酒我是不能不饮了。”唐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李秋君又敬来第二杯,唐云却不敢再饮了,带着一脸求饶的神态说:“我最近心疾发作,不敢多饮。”“这一杯,我替药翁代饮。”白蕉想喝酒,已经沉不住气,趁机喝了一杯。“你既然敢于代饮,那就要代饮到底。”李秋君又斟满酒杯,举到白蕉的面前。唐云用脚踢踢白蕉,低声说:“你的胆子真不小,怎敢和她对饮。”白蕉佯作不知,举起酒杯和李秋君碰了一下,说:“奉陪到底。”李、白不断碰杯,李秋君却不发声。喝到中途,白蕉要出去净手。唐云凭自己的经验知道,喝到中途要去净手的人,情况往往不妙,所以接踵跟了出来。白蕉果然倒在厕所里,正在大口大口地往外吐。唐云给他擦擦干净,又把他扶进屋内,他还要再吃几杯。“三小姐是海量,永远喝不醉的。”唐云表面上是劝白蕉不要再喝了,实际上是把这好话说给李秋君听的。“杭州才子,果然是名不虚传,可惜今天未能领略唐才子的风骚。”李秋君却有些秋波含情了。“后会可期。”唐云含蓄地说着。从酒店走了出来,他们扶着白蕉,这支酒场上的常胜军,这时有些狼狈不堪了。若瓢有些沮丧地说:“想不到今天大败而归!”

20.想不到大败而归  
“在下是牙科医生严大生——”来人也自我介绍。“久仰!”若瓢说。“老板,这几位名士都是好酒量,酒钱由我这里总算了。”严大生慷慨地说着。“光垫酒钱还不行,以后我们的牙齿坏了,可要找你啊。”唐云说。“如蒙唐高士不弃,请常来走走。”严大生说。唐云把两桌人合在一起,又喝完一缸,严大生付了酒钱才算结束。

从此,唐云与严大生终身为友。欢喜喝酒的,吃酒的机会总要被他们碰上。有一天,唐云和他的酒友邓散木、白蕉、若瓢来到一家酒店,正好碰上女子书画会的一批女画家在那里欢聚。女画家们邀请他们四位入座对饮。

女子书画会成立于1934年,是一个女性美术家团体,成员有顾默飞、陈小翠、陆小曼、李秋君、吴青霞、周炼霞、谢月眉、冯文凤、顾碧瑶、杨雪久、唐冠玉、虞涵澹、包琼枝、丁君碧、徐慧、余静芝、鲍亚暉、谢应新、杨雪瑶、庞左玉等,她们多出身于书画世家,是社会名媛。她们组织书画会,参加社会活动,报纸上也经常报道她们的新闻。

想当年,在杭州净慈寺曾一度被王映霞灌醉,前事难忘,从此唐云就不打算和女士们在一起混饮。刚一入座,唐云就在邓散木耳边悄悄地说:“和人入座,唐云喝酒,当心醉倒。”邓散木虽然酒量很好,酒兴也甚浓,经唐云这样一提醒,他也只是看看酒杯,不敢豪饮,每次只是浅浅地抿上一口。若瓢的酒量不大,只是在酒场上凑凑热闹,当然不是女画家们进攻的目标。唯独对唐云,他的海量已经出名,更能引起女画家兴趣的还是他那名士风流,今天真要在酒桌上领教一番。“让我们先敬大阿哥一杯!”李秋君率先举杯,向唐云敬酒。唐云在家中居长,弟弟妹妹都以“大阿哥”称之。在男性画家中,都称唐云为药翁、大石、侠尘,很少称他为“大阿哥”的,而在女性画家中,又偏偏都称他为“大阿哥”。这一方面表示对他的尊敬,以兄长视之,另一方面也表现几分

的亲近和娇娇之态。如果是别的女画家向唐云

5.会有多少严重呢

方国良呵呵冷笑了一声道:“季庭长,你是初次和那位王董事长打交道吧?我和他可是老对手了。他能把死的变成活的,能把废铁说成金子呢!”“哦,有这回事?”季冲将信将疑地盯了方国良一眼:“你怀疑他说的那个矿不值钱?”“不是怀疑,而是确切无疑。”方国良直言不讳。“可他有白纸黑字而且盖有公章的评估报告啊。”“如果需要,王根宝可以拿出更多的评估报告来。”方国良有些不客气地说。“恕我直言,他是不是又提出一大堆充分理由要置换他的云南矿了?”

季冲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一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袋递给方国良道:“你看看吧,这就是他提出置换云南矿的充分理由。”方国良疑惑地接过文件袋,从里面取出几张纸来,他迅速看了一遍。原来这是云南矿所在地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内容是要求各级基层政府都必须大力支持云南矿在实现中外合资过程中的一切工作。方国良放回文件袋内还给季冲。

“这是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我想王根宝没有这么大胆去伪造吧?”季冲接过文件袋。“红头文件也许不会假,但致使地方政府出这份文件的过程不能保证不造假。”方国良冷静地回答道。

“我说方大律师啊,你在全省一向是以公正和良知出名的,你可不能为了打赢官司而一意孤行啊。”“谢谢你的提醒,”方国良平心静气地说:“我不会拿我的荣誉来赌博的。那么季庭长,你今天叫我来目的是什么呢?”“我仔细看了本案的卷宗,我认为你们不能纠缠住云南矿不放,这样也不利于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再说,用安阳矿置换云南矿可以达到查封云南矿同样的目的。”季冲隐晦地表达了她的意见。“季庭长,现在案子上诉到了你们省高院,最后的判决权当然在你们省高院的法官手里。”方国良满脸严肃地看着季冲道:“不过在对待置换查封物这件事情上,你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否则一旦你们做出解封云南矿的决定后,万一置换物最终不能偿还我当事人的投资款,那么后果就严重了。”“会有多少严重呢?”季冲带点戏谑地问。

“我的当事人一定会向法院要求国家赔偿的,”方国良注意着季冲的反应,“还有一点不能排除,我的当事人居住在加拿大,得不到公正的判决,不排除他会把事情公布到海外媒体和互联网上去,那样就不是判决失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季冲闻言脸色顿时有点不自然,他立刻掂出了方国良话中的分量。方国良离开之后,季冲独自在办公室里踱着步,陷入了沉思。

季冲被叫到了刁副院长的办公室。“为什么?你为什么说那件事不好办?”刁副院长还没有等季冲把身后的门掩上,就冲着他质问起来。

“刁院长,我前几天去了一次C市中院,到那里看了一下情况,事情好像比较复杂。”季冲弓着身说。“你去C市中院干嘛?那里已经做出了判决,你还能了解到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刁院长不屑地哼了一声,“既然葛书记出面让我们帮个忙,我们就该多考虑考虑怎么样帮好这个忙才对啊。”

“这个我知道,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当然是能帮则帮。可是如果事情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我们还是得小心行事,您说对吗?”“不就是置换一下查封物吗?这违反了什么原则?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王董事长用于置换的那个安阳矿可能有点问题。”“瞎说,人家都有专业权威机构的评估报告,有专家的亲笔签名,能有什么问题?”

“可是为什么当C市中院提出,由原告方出资,再请另外一家专业机构对那个矿进行一次价值评估时,王董事长会坚决反对?”“已经有评估报告了,还要再出一份干什么啊?多此一举嘛。”“据了解,撰写评估报告的两三位专家和董事长的公司有长期业务来往,私人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原告方对他们不信任。从司法程序上讲,确实不符合回避原则。”季冲亮出自己的观点。

“那你想怎么样?葛书记的这个忙你就不帮了?”刁副院长有点吃瘪。“能帮当然帮,王董事长如果坚持要置换查封物,那我们还是得提出二次评估的建议。只要实际价值距离诉讼标相差不是很大,我一定会坚持同意置换查封物的。”季冲说。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中国富豪

柯兆龙

